

推荐序一

寒歌子 辛鸣皋

公元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于沈阳家中

小女儿要出书了，琪说：“老爸帮我写个序吧！”

于是我又提起传神笔，为我么女儿琪写序。

么女出生丰原合作新村，后搬迁到育乐新村。在娘的怀抱中喝奶水长大，听老娘哼着旋律入睡。么女念书早，六岁就上一年级。在南阳小学读书时，妈妈天天接送上下学，还帮着写功课。从小培养琪学芭蕾舞、小提琴、钢琴。丰原没有名师，要坐车到台中学钢琴。从小学一直学钢琴没有间断，有很好的毅力。凭着自己努力，考上华冈艺术学校，在校三年以优异成绩，经“教育部”甄试，直升“中国文化

大学”音乐系。读书时就不让我与老娘操心，高中时就开始当家教，自给自足，从小节俭，有老娘的遗传，跟老娘一样会存钱理财。

琪从小对艺术很有天分，画画得不错，书法写得也好，尤其是音乐。大学毕业后，本来要去欧洲继续深造音乐，唐老师都写好推荐信，但命运如此，却踏上了流行音乐的行列，我与老娘也支持。第一首歌《寂寞的冬》，让我与老娘倍感骄傲。

去美国旅游，巧遇歌迷，对琪崇拜有加；到中国餐馆吃饭，老板免费请客，要求签名拍照种种，这些都让我与老娘万般高兴，才知道我们小女儿已不是昔日的小妞儿了。

在沈阳买房子让我与老伴落叶归根安享晚年；帮我了了出书的心愿。琪的孝心，让我与老伴感动与欣慰！

推荐序二

李宗盛

必须承认自己已在许多记忆渐渐模糊、消蚀暗淡的年纪，晓琪写的这些东西像是一份被保存完好的底片，今天在纸页书香中重新显影。

回忆我在开车途中听电台被晓琪歌声吸引，到终于有缘一起工作，我对自己一段情感经历的书写，与她的遭遇竟然莫名地契合，然后成歌，感动人。

这是关于友谊、勇气、信任、专注不挠终于获得回报的记录，与各位分享，并一起珍惜！

推荐序 3

俞志诚 教授

“三军总医院”院长

当晓琪邀请我为她的新书写序时，我的初步反应是有种受宠若惊的唐突。一则我只是一位临床医师并无高知名度，其二我没有公众人物的高曝光率，很难为她的作品加分，然而她诚恳的盛情，我还是答允这篇序文。

晓琪与我都是来自丰原这一个纯朴的小镇，所以她具有一种与生俱来且少见于镁光灯前“真”的特质，这个字看似容易，却很难显现出来，但我认为她的言行表现出这个字的意涵。

她是我的病人，多年前有一次在报上看到某位艺人的病症与晓琪

相同，却发稿并有些微的夸大病症，那时我就觉得晓琪是一位很低调并且平实的艺人。而她对家人的照顾也让人感到窝心与可贵。

从她的书中，看到她对工作上演艺事业的执着，对自己理想的坚持，不随波逐流。在情感上毫无掩饰地表达自己最真实细腻的一面，着实令人感动。每每听到她的歌声，都让人感觉到她是用心在唱属于自己的歌，她用她的声音来诠释一首作品，呈现一幅艺术，而且又呈现得那么真实，让听者很容易地走入她的内心世界，诚然可贵。相信关爱她的朋友们，看完这本发自内心真诚叙述的书之后，再聆赏她的歌，一定会有另一种不同的“领悟”。

推荐序 4

张小雯

音乐人 / 番茄主义餐厅经营者

晓琪要出书了，我竟然被邀请写序，不可思议的事，就在我深深的感到荣幸之后……心想：“完了，我要写什么？”这些年我的脑袋似乎只会思考每天要帮客人准备什么菜，看来，我得进仓库翻箱倒柜找材料来用了，这小姐分明是考我，看我这次要出什么菜。

说实在能在歌唱的圈子交到几个知心的好友还真不容易，我和晓琪是因为“华视”访美团去宣慰侨胞认识的，妙的是我们根本不是同一个时间同一团去的，而是团员中有两位相关人士的交集而认得（一位是邓安宁，一位是好友林灵），就这样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记得刚认识晓琪的时候常到她家聊天，印象最深的是屋子里有个平台钢琴，她说除了出片之外还有教几个学生，如果将来没有唱片约了就继续教钢琴，不久后，这想法因为《领悟》开始有了很大的转变。也许晓琪的人生真的不像她原先计划的那样，谈个恋爱、结婚、教钢琴、生孩子……然后就像童话故事的结局一样“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也没想到婚姻受挫的历练让她把《领悟》唱到了悲痛的极致，赢得了无数的共鸣与喝彩。然而生命的安排就是那么的巧妙，从这里失去的一定会再从另一个地方得到。其实潜藏在绚丽光圈之中的还有许多看不见的辛酸，她都留在黑暗的夜里独自一人咀嚼，再经过细细的品味之后转化成动人的音符回荡在舞台、在耳畔、在人们心里，彻彻底底地完成她来这世界上疗愈心灵的使命。

这几年看着晓琪独自一人拎着皮箱飞往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马不停蹄地奔走演唱，每每在不同地方醒来的那种孤寂感，如果不是有一份对音乐的热爱怎么能承受得了这种飘荡的生活？还有去年在《我是歌手》中晓琪的出现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当时我发现自己是一路遮着眼看的，因为不忍心看着我的好友在竞技场上搏斗，她的声音是来自天上的天籁，哪里会有杀气？但她终究还是奋战到底功成身退了，因为她的性格中有股强烈的斗志，也就是这种特质让晓琪在这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音乐圈里屹立不摇至今。

我猜想，神仙们都是这样作业的吧！他们会在人类的世界里先从一个平凡的小娃儿呱呱落地开始，经过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历练和际遇蜕变成原来的样子。果不其然，在一次帮晓琪做QHHT催眠回溯疗愈中，发现她是“仙女下凡”，这着实让我对她的那种过人之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是从无条件的爱与光里来的，要用声音来传递爱的，来疗愈受伤的心，要先受伤才能成为具有疗愈的力量。哇！这是一件多么周密的计划，就是因为要来经历爱的伤痛，所以不顾一切地走进明知会有危险的恋情。我终于懂了，懂了为何她会像少女般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地跌进情渊，然后羽化成为充满疗愈能量的声音来传递爱。

这回晓琪要将疗愈的能量借由文字来传达，作为好友的我满心的祝福与期待，我能够深切感受从那些文字而来的力量，是经由一个不平凡的女人述说着她对生命的热忱与触动，毫不保留地为我们敞开心灵的百宝箱，真实完整地呈现出纯净与美丽的心田，希望每个阅读这本书的人都能够和我一样找到她要分享予你的爱与情珍智宝。

推荐序 5

陈泰然

台湾大学前副校长·讲座教授终身特聘教授

身处急速变化动荡的时代，传统价值观崩解的时代，遇见“诚真纯朴”的人事物，都会深受感动，令人向往。“诚”乃诚心诚意，热情而不虚伪，台湾俚语“诚意吃水甜”是很好写照。“真”乃实在而非虚非伪，我是学科学的，科学的本质就是“真”，对“真”的追求就是我的终身志业。我认为“诚真”是每个人都喜欢的，“纯朴”则可能因人而异，但是我喜欢，纯朴且非虚假、非浮夸、非奢华。不论何时何处听晓琪唱黄国伦为她写的《味道》，或是李宗盛为她写的《领悟》，除了欣赏她美好的歌声与她对歌曲本身的完美诠释外，更在她的音乐表达里，感受到她的“诚真”与“纯朴”，实在享受。在音乐表达呈现上如此，在日常生活里，她的这些深具中华文化传统价值的人格特质，

也在待人处事上自然流露，什么是父女情，什么是母女情，什么是兄妹情，什么是友情，什么是惜福，什么是感恩，看了她与父母、兄长、张国荣、李宗盛、李泰祥等人的情感世界，让人深切体会这就是“纯真纯朴”的自然境界，让人向往。

自序

没想过我会出书。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常常写东西的人，但我会用最平实的文字把心情感想记录下来。当我交出第一篇稿子时，心中是惶恐的，不知道别人看了会不会就丢进垃圾桶了。没想到出版社的湘琦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她说很感动。于是我鼓起勇气继续往下写。

当我开始试着写出自己的回忆或感悟时，发觉写作是件美妙的事情。当我写“我的初恋”时，写着写着，我的胃开始绞痛起来。因为就像又真实地重演当时的情景一样，情绪跟着起伏。而写“美丽往事”，我又不愿结束，想一直写下去，因为沉浸在美好的回忆岁月里，

又是件多么令人幸福的事！我还跟家人说，老了，可以训练自己写作，就不会得老年痴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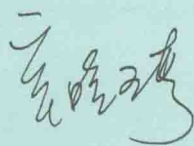
从小，自己是个叛逆的人，别人喜欢玩洋娃娃，我却喜欢刀剑。那时流行武侠片，跟邻居玩的游戏常常是在演武侠片，而我总是演侠女，喜欢声讨正义与真理。长大后，这个侠女因子一直存在我的性格中。念书时，时下流行什么，我偏不想盲从。直到现在，所有人都用 iPhone，我坚决不用，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只因为不想跟大部分人一样。这个理由也许听来好笑，但我很难屈服。

早在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就有出版社找我出书，那时我觉得还没准备好，内容也许空洞，所以一直搁着。直到今年，觉得可以有另外领域的风貌呈现给歌迷，也给我自己做个纪念。听起来有点愚昧，但个性里、骨子里是带着那么一些叛逆与固执的。

这次帮我写序的人选也是一样，是有原因与想法的。李宗盛是我事业上的伯乐与贵人，出的第一本书当然也希望能有他的序。陈校长是家里机缘认识，跟我大哥同年，在大哥逝世后，便视他为大哥。他为人热心、积极、幽默、有修为，并有学者的风范与豁达的人生观，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因为校长与师母都是真诚之人，在他旁边显得自在，让我学习不少。俞教授因看他的门诊而结识，至今也快二十年了。

俞教授个性爽朗正直，对病患亲切如家人，对于俞教授的医术佩服之余，我称他为“神刀”，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俞教授也是我健康的守护者。张小雯是我二十年的朋友，在她身上我看到坚强，为自己的理想坚持打拼。从一个创作音乐人到一位意大利料理的先驱，不断地自我学习成长，这条路着实不易，她烹饪出的料理，充满着爱与创意，就跟她的音乐作品一样。

这本书写的是最真实的我。序文中，有我挚爱的老父亲，有我在生活上的良师益友，他们都是不同领域中的佼佼者。他们在我的第一本书中帮我写序，真让我感到光荣并且由衷地感谢啊！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俞洪志' (Yu Hongzhi),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Chapter 1

谈情看爱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有自己要修的课程与任务

我的初恋

从眼泪与苦痛中成长
学会经营一段情感

从小我就是个早熟的孩子，对于感情这块开窍得早。记得刚上小学爸爸带我去学小提琴，老师示范一首曲子，小小年纪的我，竟然伤感起来，跟爸爸说：“老师不开心，他很难过。”老师拉了一首曲风忧伤的曲子，我竟泪水盈眶，当时只有六岁呢。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要修的课程与任务，我想我除了要借由歌唱来抚慰人心，自己的感情也是我此生必修的一门大学问。用“坎坷”来形容我的感情路，又觉得太苦太沉重，